

重释《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黛西的人物刻画

梁春兰

(广西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1)

【摘要】《了不起的盖茨比》是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之一。小说对女主人公黛西的性格刻画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人们倾向于从传记和历史批评的角度,即从菲氏的生平、其道德观或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等角度,分析和论证黛西自私冷漠、爱慕虚荣的秉性。但透过新批评理论的视角,读者将会发现,黛西自私冷漠、爱慕虚荣这一秉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源自其婚姻生活中所遭受的一系列沉重打击。

【关键词】黛西;自私冷漠;打击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3-0042-04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艺术家,“爵士时代”的桂冠诗人。他刻画的女性多以爱慕虚荣、自私、冷漠无情等较为负面的身份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这在他被众多评论家誉为“最伟大的美国小说之一”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女主人公黛西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在众多对菲氏作品的研究评论中,人们倾向于把焦点聚集在作家的生平及其道德观上^[1]。有人认为,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女性多以爱慕虚荣、自私、冷漠无情等形象出现,是菲氏个人观念使然,即在内心深处他依然恪守着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由于对当时的女性勇于挑战传统,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这一社会现象怀有深深的恐惧和不满,菲茨杰拉德通过作品中对女性的极力鞭笞来发泄此种不满和恐惧情绪^[2]。也有人从菲茨杰拉德所生活的社会、经济环境等角度来分析、论证他的作品的女主人公性格形成的原因^[3]。

针对上述菲茨杰拉德研究现象,布莱恩·韦指出:“将菲茨杰拉德的生平与作品联系起来研究是真实可信的,但并不完整:这并没有展现出菲茨杰拉德作为小说家的一面。这种研究方法错误地重视了他生平的一些方面,而忽视了其他可能更有价值的方面。”^[4]韦勒克与布莱恩·韦有着相同的看法。韦勒克认为,通过考察作家的生平和心理来研究文学、从社会政治条件去探索文学创造的决定因素、或是从时代精神、环境的角度去考察文学,虽然有助于理解文学作品,但不能对它们作出正确的描述、分析和判断,因为“那些外在原因所产生的具体结果——即文学艺术作品往往是无法预料到。”^[5]在《文学的内部研究》的《引言》中,韦勒克进而指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

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6]此外,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也指出:“诚实的批评家和敏锐的鉴赏不应该针对诗人,而应该针对诗歌”^[7]⁶²。虽然艾略特在此提出的批评观主要是针对诗歌而言,但推而广之,是否可以这么认为:研究文学作品不等于研究作者个人,而研究重点应该在于文本分析呢?遵循新批评文学观,本文在侧重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探讨《了不起的盖茨比》女主人公黛西这一人物形象,认为体现在她身上的自私世故、冷漠无情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源于其生活中遭受的一系列难以承受的打击。黛西,是一朵饱受重重打击的雏菊花(注:在英语词典中,daisy一词意为“雏菊”。菲茨杰拉德把小说女主人公命名为Daisy,喻指她是需要精心呵护、经不起重重打击的)。

一 打击之一:相爱却不能相守——当美貌上流富家女遭遇风流倜傥草根中尉

黛西出身上流社会家庭,家境优越,美貌动人,是众多青年男子追求的对象。套用乔丹的话就是,黛西十八岁时,是路易斯维尔所有小姐中最出风头的一个^[8]⁴⁷。而在尼克看来,黛西的脸庞忧郁而美丽,脸上有明媚的神采,两只明媚的眼睛,一张明媚而热情的嘴;她声音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特质,那是令所有为她倾倒过的男士都觉得是难以忘怀的^[8]⁸。然而,在众多的追求者中,黛西选择了时为部队中尉、帅气逼人但出身下层阶级的青年军官盖茨比。这在讲究门当户对、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西方上流社会,黛西的这一选择无疑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后来。

根据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网理论,社会是个巨大的网络,每个人均是网中一员;不同阶层出身的人处于不同的网络空间。爱情与婚姻也有一张网,错位的网络空间里,很难开出永恒的幸福之花。盖

收稿日期:2011-06-12

作者简介:梁春兰(1984-),女,广西桂平人,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茨比和黛西的爱情悲剧的关键就在于,他们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物,他们之间缺乏结合的真正基础,他们的社会地位有着巨大差别。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把富人分为这样两种类型:一种是像黛西的丈夫汤姆这样的世袭特权阶层,他们组成了“上流社会的秘密团体”,像古老的贵族那样妄自尊大,不允许别人混迹其中;另一种是像盖茨比这样的“暴发户”,他虽然有钱,却无法和他们平起平坐。在他们眼中,盖茨比在骨子里是个从西部来的穷小子,根本不配和他们交往。这说明了在美国这个金元帝国内,存在着森严的阶级与等级差别,存在着维护既得利益者利益的法律道德与社会意识。这同样也说明了虽然盖茨比极力想掩盖其来自下层社会的痕迹,努力给黛西营造安全感,让她及家人相信他来自于上流阶层,黛西的选择还是遭受了来自家里的强烈反对。为了和盖茨比在一起,黛西甚至与家里闹起了冷战。但是单纯的爱情往往经不住现实的考验,在盖茨比在奔赴前线未能在约定的时期里归来、苦等无果后的黛西最终还是屈从了现实,嫁给了有着相同背景的富家子弟汤姆。对此,很多读者都指责黛西用情不专、抛贫爱富,这其实有点言过其实,稍微苛刻了。因为在盖茨比被调离肯塔基后,黛西还对这份爱情保持着充分的信心。虽然面临家里要她嫁给有钱并且英俊潇洒的汤姆,但她并没有马上放弃盖茨比,她写信给盖茨比,渴望得到他的支持与帮助。盖茨比后来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戴西的信中流露出既紧张又绝望的情绪。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回来。她开始感觉到外界的压力,因此她需要见他,需要他陪在她身边,需要他安慰她,对她说她所做的全然没错。”^{[8]127}试想,一个正处于大好青春年华而又被众多追求者包围的少女,一方面承受着来自家庭强烈反对恋人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承受着恋人生死未卜、不知归期为何时的苦痛煎熬,这其中的辛酸与无奈,旁人又知晓几何呢?她选择与汤姆成婚也曾无奈、挣扎过,否则就不会在婚宴前把自己关在房里喝得酩酊大醉,手握盖茨比的信件一边泪流满面,一边喊:“告诉他们(汤姆),黛西改变主意了,改变主意了。”^{[8]153}由于阶层不同,两个相爱的人不能相守,这是何等的痛苦与无奈?虽然后来黛西再次选择离开盖茨比,并间接地导致了他的死,而后对其不闻不问,这一行为让我们无法容忍,强烈谴责,但是我还是相信婚前的黛西对盖茨比的感情是真摯的,她的这种痛也一定是真正源自心底的痛。

二 打击之二:当童话般的婚礼遭遇婚外情

黛西与汤姆婚礼的奢华程度可谓轰动一时,成为当时当地的一个焦点、人们的谈资。加上似乎甜蜜无比的新婚生活,这也许真的冲淡了黛西最初的痛楚,使她慢慢淡忘了盖茨比。她几乎一刻也不想汤姆离开她的视线。黛西对汤姆的这种极度依恋,一方面是出于情感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中,男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女性则处于从属或受压迫地位,她们不能和男人一样享有充分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的权利。就像波伏瓦所指出的:“在所有父权社会中,男人总是作为主要者(the essential)和绝对的主体(subject)存在,而女人却总作为与其相对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和相对的他者(the other)存在。”^[9]因此,女性总被认为是孤立的另一种人群,她们弱小、被动、不理智,存在的目的就是作为男性的辅助品。而洛伊丝·班纳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二十世纪初,来自中产阶级的妇女大多没有职业,她们的出路就是要结婚、生孩子^{[10]39}。由于经济上不能独立,结婚时她们考虑得最多的只能是经济利益。就如学者 Dalton Gross 1989 年在其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通常对妇女来说,婚姻是她们能够得到的唯一真正的事业。经济上的需要与她们是否已结婚、与谁结婚有很大关系。”^{[11]38}与自己倾心相爱的盖茨比结合无望后,对于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黛西来说,现在的丈夫汤姆就是她的天,她的太阳,婚姻和家庭就是她的一切。她必须紧紧抓住他,因为丈夫是她在这个社会得以存在和立足的支撑点。黛西对与汤姆的结合予以了无限的憧憬,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富足的、可靠的丈夫,他不但可以给自己提供富裕的物质生活,还可以给自己无尽的关爱。但是,蜜月过后,汤姆的所作所为彻底粉碎了她的幻想。

如上所述,在这样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中,黛西只不过是汤姆身份地位和财富的一个象征,他对她并没有真实的感情。婚后没多久,他就开始在外面包养情人,拈花惹草,这样的事情是美貌自负的黛西所难以容忍的。也许让她更无法容忍的还在于,汤姆的情人大都来自社会底层,就比如茉特尔。茉特尔是来自社会底层的一位破旧的汽车修理店店主的妻子,已经三十五六岁了,身子胖胖的。这不论在出身还是容貌上,与黛西都相距甚远。不管汤姆包养情妇是出于什么目的——厌倦黛西也好,炫耀财富和身份也罢,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行为深深地伤害了黛西那颗高傲的心。她原以为凭她的美貌、她的魅力,一定能够把汤姆牢

牢地抓在手里,让他像当年她那众多的爱慕者一样时刻围着她转,为她着迷、为她疯狂。但是当婚姻生活由最初的激情与甜蜜回归平淡以至于汤姆外出找情人时,黛西心里的巨大落差是显而易见的。她对爱情、对婚姻的幻想在那一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她曾对尼克说,她度过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期,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无忧无虑的快乐少女了。生活的经历和打击已经使她变得世故,甚至愤世嫉俗了。在她承受生产的阵痛——在妻子最需要丈夫陪伴在身边的时刻,汤姆却不见踪影,不知道沉醉在哪个情妇的温柔乡里。这种打击对黛西来说是毁灭性的。她觉得汤姆和整个世界已经把她彻底遗弃了。从此,她变得冷漠、世故——对汤姆,对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她的亲生女儿。汤姆是金钱社会的象征,因而我们可以说,正是在与丈夫的生活中,黛西渐渐在道德沦丧、个性丧失中变得冷漠无情、自私自利,她成了丈夫的附庸和翻版。

三 打击之三:当爱已成往事

当婚姻生活失去起初的激情,相对于穿梭于众位情人和妻子之间而不亦乐乎的汤姆,黛西所处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她经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明天应该做什么呢?”、“剩下的三十年又该干什么呢?”^[8]表明她空虚至极,对未来迷茫无目的。对于黛西和汤姆来说,除了来自相同的阶层,他们似乎没有别的共同点,夫妻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在家庭生活中,他们缺乏有效友好的交流沟通,对对方异常冷漠。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则言语之间时时充满对对方的嘲讽与讥笑。也许他们之间唯一能够达成共识的一次对话,是黛西疯狂驾车意外撞死汤姆的情人茉特后,两人在厨房里密谋如何保全自己而把责任转嫁到盖茨比身上那一次。

再者,反观与盖茨比的爱情和与汤姆的婚姻,更加加深了这种空虚感。除了没有富足的物质生活,当初盖茨比给予黛西的是温柔体贴、几乎是面面俱到的润物细无声式的爱与呵护;甚至成为百万富翁后、重遇黛西时,他对黛西的爱依然如此。然而在与汤姆的婚姻生活中,拥有运动员般体格与精力的汤姆,虽然给她提供了富足的物质生活,但却没有给予她像盖茨比那般细腻温柔的爱护,而更多的是漫不经心和频频不断的婚外情。尽管在婚姻生活中,黛西经受的更多的是汤姆这种的漫不经心和对爱情的背叛所带来的伤害,但是面对盖茨比一如既往的爱恋,她还是缺乏勇气跨出自己不幸婚姻

的牢笼而奔向盖茨比,与其组建婚姻生活。因为此时此刻的黛西明白,她与盖茨比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了,横跨在他们面前依然是那等级森严的阶级观念。在与汤姆的生活中,她自身也已被深深地打上了他们那一阶层的烙印。所以,即便不幸,即便受尽冷落,她也只有选择继续维持这段婚姻,并用自私冷漠和世故把自己武装起来,默默承受心理上、精神上的打击。

四 结束语

面对众多否定和谴责黛西人格和行为的声浪,本文从新批评重视文本分析这一视角出发,根据菲茨杰拉德在小说里描述的事件对黛西这一人物性格刻画进行分析,目的不在于为黛西种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作辩护,而是旨在从另外的视角进行探索,挖掘更深层次的原因与意义。毋庸置疑,黛西自私冷漠、缺乏责任感的行为是应该受到强烈谴责和批评的。但是,经过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她的这一秉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不幸的婚姻生活所导致的对爱情的失望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一方面,黛西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在少女情窦初开,爱情至上的年龄,她曾投入地、真诚地爱过盖茨比,却因命运中的捉弄无奈地与其分开;婚后她忘我地爱着汤姆,用心地经营过自己的婚姻,却被无情地背叛,她是这个男权社会中的受压迫者和受害者。在面临家里和社会的双重压力时,盖茨比被派赴前线迟迟未归,她寻助无果,最后只能选择嫁给有钱、英俊潇洒的汤姆,希冀和汤姆结婚可以带给她美好的生活并维护其家人所谓的上流社会的尊严。另一方面,黛西是社会的弱者,经济上缺乏独立,视婚姻为堡垒,视丈夫为一切,当在生活中遭受来自丈夫的冷漠和背叛时,她只能缩进由自私和冷漠铸成的壳里,把自己武装起来。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是否应该对黛西宽容一些?或许,我们在这里用周佳球在《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一文中所持的观点来评价黛西的种种行为会更为全面、也更客观。他说“只把黛西看作是一个‘拜金女郎’的话,我们似乎不仅仅侮辱了盖茨比神圣的爱情,而且也损害了作者的声誉,因为他笔下的女主人公是一个丰满而生动的人物,是一个丈夫出轨的怨妇,有情有爱但又虚情假意,既实际又浪漫,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的女人。”^[12]美国学者 Sarah Beebe Fryer 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她曾经这样评黛西:“她是一张复杂的需要与欲望的网络中的受害者;她应该得到更多的同情而不是指责。”^[13]^[65]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徐平.由菲茨杰拉德看二十年代美国[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2]陈旭宏.从了不起的盖茨比浅析菲茨杰拉德对女性的爱恨情结[J].青年文学家,2010,09.
 [3]蒋桂红.重释菲茨杰拉德的女性观——解读《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中的新潮女郎[D].广西师范大学,2007.
 [4]Way,Brain.F.Scott Fitzgerald and the Art of Social Fiction[M].London:Edward Arnold,1980.
 [5]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7]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M].巫宁坤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
 [9]西蒙·波伏瓦.第二性[M].李强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
 [10][美]洛伊丝·班纳.现代美国妇女[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11]杨远威.施害者还是受害者?——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黛西申辩[J].考试周刊(文学语言学研究版),2010,24.
 [12]周佳球.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8,2.
 [13]Donaldson.Scott,ed.Critical Essays on F.Scott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sby*[M].Boston:G.K.Hall&Co.,1984:165.

Reinterpretation of Daisy-the Female Protagonist in *The Great Gatsby*

LIANG Chun-l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1)

Abstract: *The Great Gatsby* is one of F.Scott Fitzgerald's masterpieces, who i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American writers in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Great Gatsby*, Fitzgerald describes Daisy as a woman with self-fishness and indifference, as well as vanity, which some critics have justified from the aspects of Fitzgerald's life, his values of moral, while others from the aspects of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of Fitzgerald's ti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riticism Daisy was not born with self-fishness and indifference, which is, actually, results from the series of heavy blows in her marriage.

Key words: Daisy; Self-fishness and Indifference; Blows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33页)

- [3]谢亚锋.《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形象浅析[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
 [4]张爱玲.张爱玲全集·倾城之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5]鲁建平.凋零的“玫瑰”——张爱玲小说中的病态女性形象[J].现代文学(名作欣赏),2010.
 [6]余彬.张爱玲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Degradation of Geweilo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analysis

HU Xiao-na

(Chinese Department, Z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Abstract: *The Aloes Crumbs First Furnace Incense* is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novels written by Zhang ailing. In the novel the protagonist Geweilong has clear consciousness to her degradation, but the reasons of degradation are complex.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complex process from Freud's psychoanalysis about the three levels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personality, namely, the stage of egoism by hue as capital, the stage of super-egoism for an ideal family, and the stage of self striving between ideal and temptation.

Key words: Geweilong; Psychoanalysis; Degradation; Tragedy

(责任编辑:张俊之)